

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八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景定元年庚申

吳潛賈似道並相

四月己酉吳潛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賈似道特授少師進封衛國公加封邑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夏四月進賈似道少

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  
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  
及賈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  
士悉進宮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  
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  
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  
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富侮已言於帝欲殺之  
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  
道既相引薦奔親之士受納賄賂真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  
為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

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時蒙古以  
却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微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  
素忌却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或做手  
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  
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  
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  
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秋七月賈  
似道拘蒙古使者却經於真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  
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  
州遣其副使何源對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於三

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賞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  
於真州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雷達之義排難解紛  
紛豈如唐儉之徒歎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略曰貴朝自太  
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  
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光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  
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當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  
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大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  
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宴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  
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特勒控  
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

沃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生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  
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  
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  
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  
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  
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  
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  
生民之不幸也有繕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  
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  
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

上即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按納其使  
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  
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  
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為晉君不  
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畜養生聚三百餘  
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  
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妾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  
間或有魏大武斂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為羣雖  
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  
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

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大收復矣而徒敵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強階必言之而後安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宜遯以為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漢北一舉而取燕



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拔捨秦雍傾度津  
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  
以來未有大且強若是者而其風俗滄厚禁網疏闊號令簡  
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  
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  
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  
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至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  
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  
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韞蓄耶皆不可得  
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

受命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成狄遷幽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虜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

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觀  
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為貴朝肇基王跡則  
自燕趙之交一時特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  
於淮南受命啟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  
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  
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  
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  
亦是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至貴朝而始盛  
自國初啟運刻平僭偽有廓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  
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

於宣政盟約逆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墜讐崇好  
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兵甲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  
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  
故曰以和議邦交為國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  
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為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  
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  
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  
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較藥太和之氣特  
遂珍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啟此心蓋  
其氣數亦富然也主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

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必有橫議  
之人將以藝貴朝誤陛下者就今貴朝所舉皆中國維皆獲  
遂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割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  
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  
淮濡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且貴朝  
先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  
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為陛  
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益藏之跡不宜明白  
指陳不宜擯而弗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嘿嘿而已殆非貴  
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輪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不屈

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憊以交鄰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指淮東制置使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亦為似道所格不報

朱熹除知樞密院事

饒虎臣除參知政事

戴慶烜除同知樞密院事

慶珂未幾致仕明年卒

饒虎臣罷參知政事

虎臣以言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年復原

官卒

皮龍禁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泉人

五月癸未沈炎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

景定二年辛酉

賈似道獨相

正月己卯賈似道加太傅

似道等上玉牒日歷會要經武要略及孝宗光宗寧宗實錄  
詔似道皮龍縵朱熠沈夫各進二秩

戊子朱熠罷知樞密院事

熠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為監察御史胡用虎  
論罷久之言官相繼劾送虎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  
侍御史章鑑復以為言駮之還鄉尋卒熠初居言路為理宗  
言境土日蹙調度事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  
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  
千餘員之冗官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惜其任情彈劾



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允靖馬廷鸞亦皆不免焉

四月乙未皮榮龍除參知政事

沈炎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

自古諫議大夫除

七月壬申陳韡卒

贈少師諡忠肅在福者故羣盜富為官軍所捕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韡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韡留隆興既而韡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膝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愚民愬寃者福搗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庾諸卒盍碎飲具官

吏皆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韓知之遂檄建康署為鈐轄福每恣橫韓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樂為鑑用遇敵不擊託以募女擅歸亦不聞於制置司韓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時掄以為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然福亦有以取之也

八月乙巳江萬里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通奉大夫守  
史部尚書除

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父熒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韓健士璘僂首不答歸語熒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熒妻陳氏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

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於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  
書其姓名凡研問以合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侍讀史嵩之  
罷相連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  
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  
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  
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  
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閑廢十有二年後陸  
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為參謀官累遷刑

部侍郎

十月丙午何夢然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丙辰沈炎罷同簽書樞院事

炎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劾高斯得李曾伯又劾左丞相吳潛奸謀巨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何其舛也然劾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差快公論云

十二月壬辰江萬里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萬里為光純父所劾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甲午何夢然除參知政事

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

自觀文殿學士除依舊兼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兼太子賓

客

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原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庶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連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至若給錢助諸軍婚嫁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

課悉罷減予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損以安公田法行充  
祖遺書賈似道言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充祖乃  
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  
臨江府浙西安撫使馬裕齋先祖尹京府淮父母無諱先具  
積請諱公批曰祖無諱尹臨安不  
祖亦無諱所詳在強賊奸吏竇祐問馬先祖尹臨安不  
責成豪強庭無留訟福王府訟民不入賃房錢民曰房漏祖  
列云晴則難卵卯雨則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  
任滿則難卵卯雨則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  
作益列其腹食蛙於中黎明搏入城為門卒所捕戍至前  
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日有知者否曰  
惟妻公即疑其妻與人通進妻語之妻曰與人通其罪而據其  
教人如此又先往語之曰故捕得意欲陷其夫於罪而據其  
妻也公窮究其罪遂真牌史  
妻并姦夫於法

景定三年壬戌

賈似道獨相

二月皮龍榮罷參知政事

言官相繼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為湖南安撫使他日帝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處應劾之謂每對人言吾擁至尊於膝上詔從衡州居住未至而殺龍榮少有志畧性伉直似道富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為所擯德祐初復其官

三月乙丑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

自右諫議大夫除

附鳳字

人

五月前丞相吳潛卒

賈似道初在漢陽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江閩黃  
雖下流實兵衝似道銜之且忌潛豪雋兄弟以附麗登庸似  
道遂為飛謠以中之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黃  
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聞遂有循州之謫似道  
使武人劉宗中守循以毒潛作并卧榻下自作并銘毒無從  
入一日宗中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  
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  
潛既歿似道歸罪宗中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德祐初  
追復原官並恩數繼贈少師

楊棟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自禮部  
尚書除



棟字元極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一歷校書郎樞密院編  
修官入對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  
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  
起知興化軍歷遷宗正少卿進對曰只正心修身之說乎  
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只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  
郡察冤獄至為簡易遷太常少卿居起郎差知滁州殿中侍  
御史周坦論罷度宗立為太子帝親擢棟詹事

十月甲子揚棟除簽書樞密院事

葉夢鼎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試吏部尚書  
兼太子賓客除

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也七歲後於母族以太

學士舍試入優等兩優擇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遷太學  
錄滴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  
巨姦奇哀蠱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孽易  
搖草竊姦充肘腋階變累遷國子祭酒陞兼史職尋以集英  
殿修撰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朝卒辭謝之改知建  
寧又改知隆興開慶元年復知建寧

辛未徐清叟致仕十一丙申卒

清叟授宣奉大夫守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忠簡清  
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向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  
云

景定四年癸亥

賈似道獨相

九月何夢然除知樞密院事

楊棟除同知樞密院事

葉夢鼎除簽書樞密院事

景定五年甲子度宗十月丁卯即位

賈似道獨相

五辛卯楊棟除參知政事

葉夢鼎除同知樞密院事

賈似道欲造關子罷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民乃止

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屬民故行之浙右而止  
姚布得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布得字逢源一字叔剛潼川人寧宗末第進士理宗累擢太  
府寺丞兼浙靖王府教授疏言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閣  
主而明君亦有馬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  
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  
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  
而下嗣不早定事不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  
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即第  
之盛人皆知駕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

於彭蠡揚于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  
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  
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陞  
下何為而不稍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  
竊成福此皆陞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陞  
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  
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復而未去不幾於  
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累遷宗正少卿兼權  
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  
兵有為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辨帝有意再用知希

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與  
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熿相繼  
論罷久之起歷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閩帥乃進  
煥章閣侍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歷華文閣直學士沿江  
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創寧江軍自  
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  
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  
淮西總領清夜錄曰胡文定公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  
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帝伯同成  
於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

呂俊以虎賁百人逆於廟門呂俊者太公望之子也自諸侯  
入典親兵猶今殿步馬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同禁旅虎賁  
衛王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矣宋朝法前代命三衛分掌  
親兵正為強本弱支之計文豹見朝廷自滿祐中邊遞稍稀  
不為遠慮軍政日弛兵額日虧殿步戎旅稀疏已甚及寶祐  
以來北兵寇蜀又未克定內事外至調閩浙諸郡兵而每郡  
率不過三五百人而已今春姚給事希得附奏云朝廷近調  
一萬三千人赴工流僅取吏姓名曾未有即日就道者軍將  
希留在所必誅也而朝廷乃倥偬他務視此為萬事中之  
一事若有若無且作且止是必待開城門而後開若莫行祖宗

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雨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訖折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伍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責提領通判陳苦為檢閱副之良責請下都省嚴立賞罰充歸併之幣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颯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



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為害者  
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  
為良法然來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  
去復諷何夢然陳克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  
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  
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  
者萬畝為公田倡禁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  
野無敢言者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  
郡以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  
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言路見胡騎

而後括金銀也竊怪今日合三衛與東南之兵猶調遣不意  
蜀之見兵僅八千人虜入動數萬其何以支若以招兵易養  
兵難臣則有傾國力一策范鎮曰欲備雲南莫若寬兩河之  
民今朝廷若只欲取辦於諸閫諸閫又不過取辦於民民力  
竭矣臣謂今牙契一局及江水分司歲可得三千六百餘萬  
即可養六萬兵歲幣銀絹歲二十萬匹兩本以和虜今既不  
用即可養一萬兵內帑六設本以備邊金帛克斤歲絹二十  
萬即可養一萬兵不知朝廷吝此何為商亡而鹿臺在秦亡  
而敖倉在漢亡而西園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為寇資爾文  
豹謂上在位日久明習國家事修戎備諒切非所吝皆富國

者無遠略故玩安忽危苟且歲月開慶初元鄂廣緝騷廩伍  
軍需犒將士資帥閩銀楮物百千萬計以至省賦斂竭逋負  
釋禁錮弛繫囚出宮嬖收遊士皆出聖意也

七月賈似道乞避位不許

四月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和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  
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  
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克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  
御史虞筥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楮路和糴非  
楮不行既未免於廣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  
楮幣不容楮造為今日計欲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價十八界會于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十楮將仕郎誥准十楮許赴漕試校尉誥准萬楮承信郎誥准萬五千楮承節郎誥准二萬楮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實差而得虛誥吏又恣為揉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賁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效由是有功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善住秀湖廖邦傑住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

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焜李補焦煥安吉則  
謝奕趙興善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梳劉子庚鎮江則章  
炯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仲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  
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可以歸併押買田經者朝廷  
惟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五年三月  
買似道言官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  
入請以江陰平江官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  
運司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  
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  
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

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為公田民間不便愁怨所至於是賈似道工疏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衍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賁亦以人言藉藉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

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並困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優民之說故事生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妍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編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

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急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總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納重而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侵漁之計全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戍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



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  
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  
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輸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  
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似道行富國強民之策是  
時劉良貴為都曹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  
行公田之法民間騷然有為詩云襄陽屢載困孤城奉養湖  
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  
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  
河山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  
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迷何縣何鄉里佳

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  
何志為官為己不把人隣思量幾許山川沉土地分張又百  
年西蜀曉曦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  
罔工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樞密使  
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臂煞時間做出漫  
天漫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膝六招邀巽  
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是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  
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  
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川原是我的古杭

集記

楊棟罷參知政事

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於朝乞棟為山長詔從之因  
卜居於台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  
霄宮復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以監祭御史胡元虎言  
罷仍奉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  
奉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  
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  
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  
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似道似  
道覺之遂蒙疑而去者 十月帝崩世史正綱曰史稱帝自

繼續首黜王安石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四書丕變士習後  
世以理學復帝王之制者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嗚呼  
天地間惟理為無偽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  
博厚而高明蓋此理出於天而存於人心本之以為學乃天  
地元氣之所存帝王治道之所出豈人私意所能掩蔽而泯  
滅之哉濂洛之學得孔孟之正傳不幸為小人所混亂遂使  
不逞之徒得以藉口而攻擊之然事久則論定人心之天理  
無終泯之理況此學乃聖人之大經大法者哉理宗適逢其  
當明之會非真有闡明恢廓之功也而得自古帝王所未有  
之益豈非幸哉夷考其所存所行其與理合也蓋無幾史亦

言其嗜欲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  
談固無益也嗚呼虛之一言其理宗膏肓之病歟夫上以實  
自居猶恐下之人應以虛也況倡之以虛哉人知帝之所好  
尚在此往往慕而做之處學校者借濂洛之書以為課業應  
科目者剽濂洛之言以為程文及其仕宦所至立書院祠堂  
以為崇儒表遺書語錄以為示教遂至天下從風而靡凡勤  
政事者即目為俗吏固邊圉者即目為處才甚至讀書作文  
者亦目之以玩物喪志焉一時任用者多作偽趨時之人同  
聲附和稍有議及之者則以陳賈胡絃目之是以人才大壞  
高談有餘實用不足權奸用事知其無能為引以為助一時

居高位據要地者多憤憤不事事之徒遂至百事廢弛九廟  
邱墟而與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同一其歸是豈理學之罪哉  
假之者之罪也源洛之傳所謂明德新民之實學全體大用  
之極功博厚高明萬世萬彜者也豈若是哉大抵論事者當  
即其效觀之宋亡於理宗雖曰末運亦人事使然也余特推  
源其流弊之極以為世戒焉耳若其慕道之心崇儒之意亦  
豈可少之哉後世人主其尚以誠實為務毋徇虛名以嫁禍  
於斯文而貽世道之憂

十一月乙未葉夢鼎除參知政事

姚希得除同知樞密院事

卷之八

續宋宰輔編年錄

董

續宋宰相編年錄卷之十九

全臺外史呂邦燿編

度宗

成清元年乙丑

賈似道獨相

二月山未姚希得除參知政事

江萬餘里同知樞密院事

士戍王燦簽書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  
學士除

燦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進士第歷官兼侍讀史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理宗聞之甚喜

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 王應麟曰王相瑜嘉興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温太真絕裾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三月壬午賈似道為擢官總護使

四月甲寅賈似道加太師依舊右丞相兼樞密使

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



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任上，人糖多，今詞大稱其意，人似道言作半開亭以中停打雲水  
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見，倘朱闌，星班生，青牛度，難關  
算真，閒不，到，人，在，間，一，每，八，月，八，日，似，道，一，生，長，四，方，善，頃，似，道  
以治，千，計，母，在，間，一，每，八，月，八，日，似，道，一，生，長，四，方，善，頃，似，道  
昏，詞，藝，語，陳，惟，善，賢，一，著，吾，其，神，一，時，斷，幾，頃，十，年，再，紙，責，然  
初造，算，詞，藝，語，陳，惟，善，賢，一，著，吾，其，神，一，時，斷，幾，頃，十，年，再，紙，責，然  
聚處，風，日，行，棋，如，許，爭，氣，餘，幾，猛，聽，左，笑，徒，報，天，衣，十，年，再，紙，責，然  
從頭，補，爛，山，龍，華，如，鏡，楚，氣，餘，幾，猛，聽，左，笑，徒，報，天，衣，十，年，再，紙，責，然  
一，九，執，看，千，招，避，華，如，鏡，楚，氣，餘，幾，猛，聽，左，笑，徒，報，天，衣，十，年，再，紙，責，然  
于，公，執，看，千，招，避，華，如，鏡，楚，氣，餘，幾，猛，聽，左，笑，徒，報，天，衣，十，年，再，紙，責，然  
龍，秋，難，老，甲，子，平，頭，繞，一，道，班，說，汾，陽，考，看，全，盤，看，露，滴，髮，六，典，不，一，到  
華，編，放，班，回，早，慶，瑩，中，木，蘭，花，慢，云，諸，君，看，幾，眼，來，看，只，我，福，池，上，一，到  
公，雙，于，記，江，上，秋，風，蟬，聲，張，雪，雁，花，慢，云，諸，君，看，幾，眼，來，看，只，我，福，池，上，一，到  
素，健，唐，盾，護，山，無，眠，知，重，間，宇，宙，活，人，扶，萬，日，中，天，因，下，物，走，只，我，福，池，上，一，到  
平，世，也，甘，州，歌，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末，三，錢，論，從  
陸，景，思，甘，州，歌，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末，三，錢，論，從

蘇元

續宋宰輔編年錄

二

萬稱日詞中曾歲雲人 聲語衣形君翠室有 問來  
兵美有固蘋參比邊語力慢瑤筍色試雲萱茶平沽  
咲一桃佳草哀周西不須云危佩每數今千癩戍國  
迎客符然坪服公風遣彌援緩尋向此兩霏千丹策論  
珠獨一火之湖多萬人年書舉常靜樣罪歲竈微功  
履笑聯之徒山箇籟知年連要事分觀懷香天有做一  
三曰咲非歸有衣齊片月甘我付琪頃滿將約傳無  
千若 迎安舟車且歸聞八酒何心山路相坤一地覺  
客是珠得有般之儻歸外被他喜頃澄池情徹趙未  
賈則履著齋垣語何處坤月三免去此物許無索吹  
大喜居三千客衣也所云綵天繁足時虹平玉生大塘郭可月氣無指庭倚  
厚主千客之賈謂綵衣軍教足平在玉團事塘富居向時氣無指庭倚  
贈位客衣也所云綵衣軍教足平在玉團事塘富居向時氣無指庭倚  
之矣生之用公喜三輔古無一堤品十闕和  
其他不統乎而者蓋頃曰其品十闕和  
若成生百萬似語益頃曰其品十闕和  
行擁萬似語益頃曰其品十闕和  
塞鏡兵道客頃曰其品十闕和  
北蘇人開曰其品十闕和  
幾百皆聞此庚之十闕和

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雷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  
皆門客所編獻也賈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  
事必稱其萬拜時人謂之  
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

五月丙戌賈似道除鎮東軍節度使充侍讀仍奉朝請

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  
下沅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  
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  
使虜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  
亟命返之舊節制出撤閣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  
皆駭異

閏五月江萬里除參知政事

王掄除同知樞密院事

馬廷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樞密部  
向書除

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甘貧力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歷官太  
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勵文翁內侍盧允升並宋臣用  
事廷鸞試策言強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迂遷  
秘書省正字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鉤致之廷鸞  
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盈往  
問馬廷鸞素厚持盈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密露大意持盈始  
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園乎廷鸞曰此微臣十一之遺  
其何敢不力持盈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

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入廂貌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  
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  
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  
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即行會日食與  
秘書省同官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  
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  
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兼權樞密  
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  
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惡揚  
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歷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

兼史院時召用宋臣廷鸞極言不可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  
書舍人多所繳駁遷禮部侍郎廷鸞論女禍曰按胡氏之  
說足以盡西京外戚貽禍之本末矣富因是而極論之天地  
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隳七矣歐陽  
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為唐末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  
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  
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  
周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  
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無功於王業  
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為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又

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憫  
然有取而代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陰妻  
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斧新之亂焉曹魏之見篡於司  
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為之主及晉武帝平吳之後耽  
惑女寵楊賈實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齊陳以  
士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主外  
戚竊宮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于孫彘焉祿  
山之起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  
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乎宋梁以女寵  
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斬軍實而亡皆女子

之為也

編

十一月留夢炎瑞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權禮部尚書除

夢炎字 衢州人登進士第一

咸淳二年丙寅

賈似道獨相

正月癸丑江萬里罷參知政事

除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

萬里始雖佞仰容默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古  
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  
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句祠不候  
報竟出關去

四月壬午姚希得罷參知政事

希得為言者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丁亥王瑜罷同知樞密院事

瑜以病乞奉祠休假皆不許

五月甲寅王瑜除參知政事

留夢炎除同知樞密院事

包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諸父驚焉嘉定十二年第進士自金谿主簿歷通判台州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屢有捕寇功累遷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兼轉運判官歷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討平之連進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想子者得其情嬭居與僧通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曰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

籠中與達於外命沉于江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想於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以湖南轉運罷使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

十一月乙亥趙葵小師武安軍節度使致仕

自觀文殿大學士除

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有一是夕五洲星殞如箕贈太保諡忠靖 初葵與兄范帥淮時全子才劉子登在幕子才嘗入

朝稟議而入洛之師實由二人造詞恢復以班廟堂與帥府

也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於趙清臣史按每左右之遂

置酒以餞有適呈綠箬枝者曾西大賦詩云又被鐙聲送上

竿迢杳難似舊時難勸君者脚須教應多少傍人冷眼看未

幾師果不航

咸淳三年丁卯

賈似道程元鳳葉夢鼎並相

正月壬辰王瑜除知樞密院事

葉夢鼎參知政事

目知慶元  
軍府事除

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  
美事進參知政事理宗復上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  
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至是再召為參知  
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

帝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  
尚書除

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兼崇政殿

說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奏實功招實兵朝廷二事曰  
選主吏擢正人累遷刑部尚書

戊戌宋傅賈似道特轉兩官二月乙丑除太師特授平章軍國  
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就赴都堂治事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  
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  
一月三赴筵經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  
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  
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史翁應龍  
軍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

京尹幾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  
納賄求美職圖為帥間監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  
大肆兵喪於外臣不以聞民怨於天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  
東總領似道証以貪污安置於建昌軍籍沒其家似道一日招馬  
一處驚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于  
一局棋付與棋師供帥得之與我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  
得鏡一人處且鏡人廷鸞云我有一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  
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  
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與我一聯詩但存蒙古主徵  
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西一聯詩但存蒙古主徵  
諸路兵命阿朮侵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  
囚却經屢遣使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

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言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遂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富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污蠲置之罪乃行打算法於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生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

死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為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而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為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至是整入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取襄陽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湖口曰



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圍也遽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實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住取之叱至恐過去識者竊笑之

三月壬辰程元鳳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事進封吉國公加封邑

自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除

三月丁未程元鳳罷相

元鳳為監察御史陳宜中所劾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六月壬戌馬光祖參知政事

自沿江制置大使除

乙卯王綸罷知樞密院事

綸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不許八年除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八月辛未葉夢鼎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除

夢鼎累辭不許

留夢天除樞密使

壬戌常挺除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進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

馬廷鸞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庚戌常挺除參知政事

咸淳四年戊辰

賈似道夢葉鼎並相

正月己巳留夢美罷樞密使

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起居郎知侍郎

八月壬寅賈似道葉夢鼎各進二秩

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畜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十一月帝從致仕

從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卒贈少保

包恢致仕

恢歷任所至破豪滑去姦吏治蠱獄課益鹽理銀久政聲赫  
然富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  
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聞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  
政事董槐見而嘆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對  
切願納理宗欣然曰朕何富怒直言度宗亦敬重馬恢侍其  
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慎卧篋窮約事戒  
諸子敘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尤隕其地贈少保諡  
文肅且厚賻焉

咸淳五年己巳

賈似道葉夢鼎江萬里馬廷鸞並相

是年七月夏竦襲蒙古阿朮於新郢敗績十二月癸酉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惟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因疽發背卒

五月癸亥葉夢鼎罷相

依楊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福建路安撫大

使馬步軍都總管進封信國公

夢鼎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侂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却吏數人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壤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富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

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  
上章言乞開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吏  
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進少保  
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  
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  
七年再充醴泉使

馬廷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甲戌江萬里參知政事

自湖南安撫使除

三月庚戌程元鳳致仕

元鳳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尋卒贈少師初元鳳在

政府一契家子求貳令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  
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其祖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職  
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  
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彈劾成其才  
今日擢用盡其才也

戊辰江萬里左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  
進一秩除

馬廷鸞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  
進一秩除

五月己酉馬九祖罷知樞密院事依舊觀文殿學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

先祖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士不出死力於邊聞升辟稍  
越拘孿似道頗疑異已黥宦吏以泄其憤尋為監察御史曾

淵言罷以全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光祖有理制才風  
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咸通六年庚午

賈似道江萬里馬廷鸞並相

正月丙寅陳宗禮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宗禮字立之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馬漕祐四  
年第進士歷著作佐郎入對言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  
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後升著作郎遷尚左官郎兼  
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嘆曰此可一日居乎  
陞對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



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逞類引貪濁遷至秘書監以監察御史  
虞慮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中起歷刑部尚書以起居  
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讀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  
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  
蹊隨之私戚者必誅因時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顧古  
人所以實於慎獨也推却禮侍郎兼給事中宴中飲宴名曰  
排當理宗朝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  
即位益盛至出內帑以益宗禮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  
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段勤不知費幾州血汗之勞而供  
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不報再遷權禮部尚書乞祠不許以

華文閣直學士為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

江萬里罷相

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尋為虢度所劾罷相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九月與疾去任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時年七十有六矣

趙順孫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侍郎除

順孫字

人

八月癸巳賈似道求去不許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

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生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亭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當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甫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責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却載相公嗟雖熱要作調羹用木必調羹用許多似道居湖上一日尙樓閣睡諸姬皆從有二人願裝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前曰適為一某姬受聘汝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栗相公之道有志異過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曰相公之

續宋宰輔編年錄

七

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入不立似道然禮道之恐事  
池使人害諸達四湖進覺志貴似道名父子乃父賈涉開  
間車束與國宣勞似道帥關兩淮効爾父之法習大何闕材  
有餘相材不足自當軸以來收恰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  
寶積蓄全銀貨財好也一璋玉掛驗以元老之尊肩就與賤婦  
審稱心焉押貪財好也一璋玉掛驗以元老之尊肩就與賤婦  
朝野有詩諷之曰湖上保臺湖下船平章醉酒懶自是或  
史朝天羽書莫報襄陽急新得城眉正少年自是或  
累月不朝雖朝高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  
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陞  
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安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証以他事  
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  
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  
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

比校中者元卷字縱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扶有李  
訪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間被黜  
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宋  
時臨安三學之橫盛於景定高祐之間凡其所欲出者雖宰  
相臺諫亦直攻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  
則必借秦為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君相略不敢過而問焉  
其所以招權納賄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為無名之謗扣關  
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  
赴訴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  
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為敵重修丙辰監令榜

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  
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唐去大猷題名之石以為敗羣之罰  
自此之後盜橫益甚實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  
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嘆  
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喋不敢發一語及似道  
要君去國則工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  
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稍指其非直至魯港潰  
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緩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  
不敢為似道之不敢輕治乃鑒大全之無能為至彭成大之  
為前廓竟撫其平日之賊決配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

其術亦大過人者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  
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覘書年貌世系及所隸業  
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妨偽濫時人有詩  
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  
策却把科場慳秀才又有為沁春園詞云國步多艱民心靡  
定誠吾隱憂嘆浙民轉徙怨寒嗟暑別裏元閑歲經秋虜未  
易克人將相貪識者深為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棟勸借留  
侯迂濶為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況君能克舜臣皆稷契世  
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  
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詞云士籍今行條件分明

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  
中間娶妻何氏試問於妻何與馬鄉保舉那富者押開口論  
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十算行關改會限田放  
糴生民凋瘵膏血俱股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  
憐誰作備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西湖遊覽志

世史正綱載是年

賈似道加太學祭錢寬科場恩例因而斷之曰嗚呼處士橫  
議必在國家末造之秋富隆盛時無此事也方漢盛時無有  
所謂浮議也而鈎黨之興乃在桓靈之世宋時亦然然漢之  
黨也以義宋之黨也以利益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富  
時士夫毅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為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目



張膽別是言之不少顧忌往往以此得美名躋顯位不幸觸  
忌諱遭遷以去及其事久論定直聲勁節亦從此益大以著  
士夫習見其然其中不逞者遂借此以為取名之階進身之  
徑其流弊之極遂至學校所養之士亦效尤之至於景定濤  
祐之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猶有不合衆心三學之士  
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已猶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造為  
不根之言或有所行違則必借秦為論動以焚坑惡聲加諸  
君相一時權相如丁大全極力與之為敵方大猷者與力其  
間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既去而大猷題名之  
石亦被磨去以快宿憾自是之後恣橫益甚賈似道入相度

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之於是加大學餐錢寬科場恩  
例三學之志啖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之誤國喋不敢出  
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也上書贊美挽留之無所不至嗚呼三  
學諸生平日所以扣閣上書經臺投卷者無非仁義之言聖  
賢之道至是其心跡盡露矣嗚呼士大夫之在學校者讀聖  
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尚富知所以自守而毋蹈宋人之失  
哉或曰學校之士遇國家有事上下蒙蔽之時亦可以默歟  
曰漢之王咸唐之何蕃宋之陳東富言而言專為乎國而不  
乎私是固君子之所與也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  
李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

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間事成則功歸恩相矣竊道即命文  
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俾擊鞠  
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蒙古張弘範言於史天澤曰今  
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恃其自斃也然夏賁乘江  
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  
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  
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  
徙弘範軍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十一月己未陳宗禮致仕

宗禮進資政殿學士兼參知政事致仕尋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 肝 江 郡 侯 益 文 定